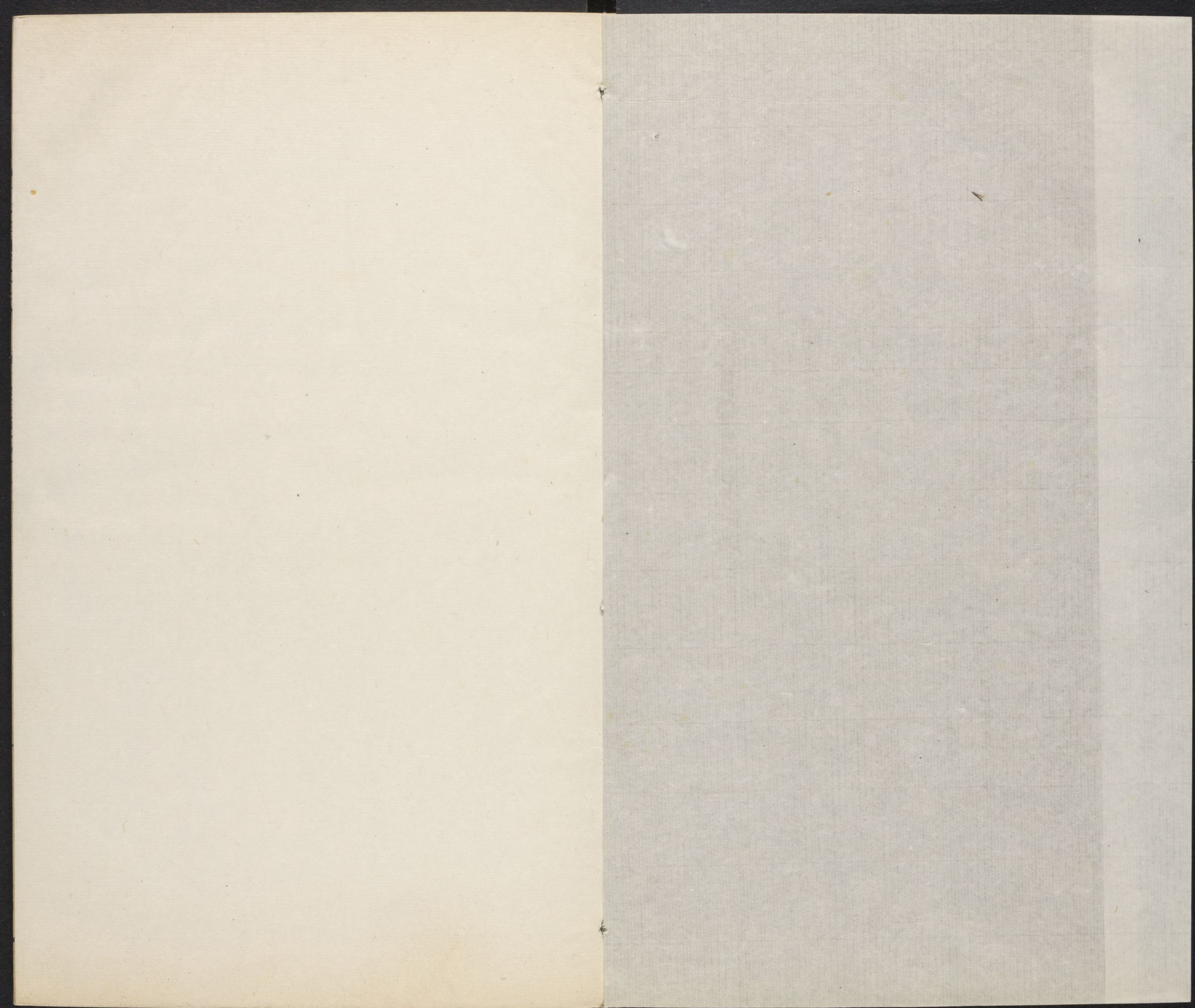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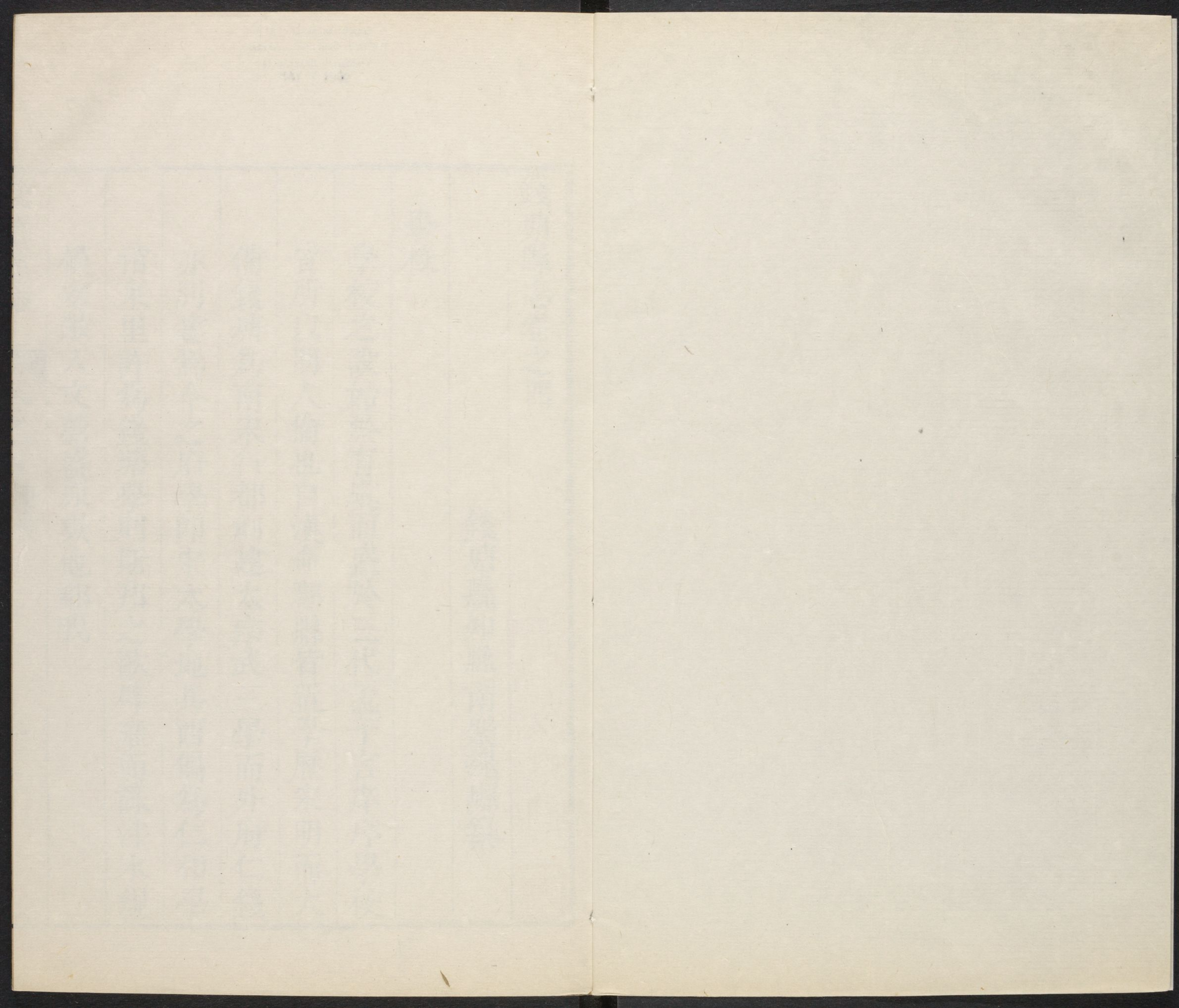


T 3210/8546.81

5





錢塘縣志卷之四

錢塘縣知縣南樂魏嶮纂

學校

學校之設始於有虞而盛於三代孟子言庠序學校皆所以明人倫也自漢命郡縣皆置學歷宋明而大備錢塘爲南宋行都創建太宗武三學而外府仁和學亦別建焉今之府學卽宋太學地其西偏爲仁和學稍東里許爲錢塘學則斯邦之歌辟雍而詠泮水規模宏敞人文蔚盛原異他郡我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皇上天縱聖明崇儒重道視昔有加於是萬世師表有額
四配有贊訓飭士子有文而且於先儒朱子晉十哲
之班此生民以來聖帝明王所未覩者也士生其間
可不爭自濯磨積學耨行以仰承

壽考作人之化哉志學校

錢塘縣儒學宋附臨安府學紹興間始建廟於長生
老人橋西嘉熙四年府尹趙與權拓大其址葺廟建
學元至正十二年燬於兵明洪武三年知縣邵復亨
以舊學湫隘購地佑聖觀之西其地舊有老氏堂一

十二楹頗高敞遂改以建學訓導楊明實贊成之九
年分巡浙西僉事潘繼祖以其簡陋不稱崇祀命知
縣王益德改建殿學門廡庖溷諸制畧具宣德間重
建正統初增建生徒號舍景泰五年按察使陳璇率
諸寮案協修學廟易櫺星門以石柱重置殿廡神位

璇自爲記 又南京吏部尚書蕭山魏驥爲記

弘治三年按察使于大節提

學副使吳伯通協命修葺學宮因立科第題名石嘉
靖三十年知府孫孟四十二年提學副使屠羲英繼
飾廟學萬曆二年先師廟壞令姜召訓導黃金粲潘

桂芳白於提學副使滕伯輪并啟聖祠明倫堂皆一新之二十四年令湯沐建文昌閣二十八年令陳瑛建第一流坊三十二年令朱光祚建尊經閣三層并增他宅舍三十五年令聶心湯重建先師廟自為崇禎十二年先師廟又壞巡鹽監察御史梁雲構重修十七年令顧咸建增修諸生潘瀛董其役重建啟聖宮移置尊經閣基後

國朝順治十三年火藥局災延衰儒學聖宮燬十五年提學副使谷應泰重建先師廟新兩廡先賢先儒廟紹興

諸生劉匡之敬刊木主百十有二位供其中張兢光作錢塘學宮詩四章以美之

康熙五十二年先師殿又圯巡鹽御史顓圖重修

學制廟在學之前中為先師廟左右兩廡前為戟門兩翼為敬一亭及明御製亭啟聖祠在明倫堂之西學在廟後前為明倫堂翼以二齋曰進德曰修業庖湏在堂之東倉庚神庫在廟之西教諭解宇在明倫堂後訓導解宇一在明倫堂之西南一在明倫堂

東今廢土地廟在先師廟東北有前朝御製祀典碑臥碑科第題名碑學田碑會課碑

先師廟

中奉先師位兩傍四配十哲位顏子回曾子參孔子思伋孟子軻閔子損冉子耕冉子雍仲子

由卜子商宰子予冉子求言子偃顓孫子師

國朝康熙二十四年恭懸御書萬世師表扁額

從祀壇

臺座計一百十二位

兩廡先賢

澹臺子滅明宓子不齊原子憲公冶子長南宮子适

公哲子哀商子瞿高子柴漆雕子開樊子須司馬子耕公西子赤有子若梁子鱣巫馬子期冉子孺顏子辛伯子虔曹子卹冉子季公孫子龍漆雕子哆秦子祖漆雕子徒文顏子高商子澤壤子駟赤任子不齊石子作蜀公良子儒公夏子首公肩子定后子虔鄔子單奚子容葳罕父子黑顏子祖榮子旂句子井疆左子人郢秦子商鄭子國公祖子句茲原子亢縣子成廉子潔燕子伋叔仲子會樂子欬公西子歲狄子黑邾子吳孔子忠陳子亢公西子輿如琴子牢顏子之僕步叔子乘施子之常秦子非申子棖顏子噲

先儒

周左子丘明公羊子高穀梁子赤漢伏子勝高堂子生孔子安國毛子萇董子仲舒杜子子春后子

蒼隋王子通唐韓子愈宋歐陽子修胡子瑗周子敦頤程子顓程子頤邵子雍張子載司馬子光楊子時胡子安國羅子從彥李子侗朱子熹呂子祖謙陸子九淵張子栻蔡子沉真子德秀元許子衡明薛子瑄陳子憲章胡子居仁王子守仁 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日

上諭朱子註明經史開發載籍凡所撰釋文字皆明確有

據而得中正之理今五百餘年其一句一字莫有論

其可更正者孔孟之後厥功偉矣宜如何表章崇奉

爾等具議以聞廷臣議得朱子發明聖道軌於至正

高不入於虛無卑不雜於刑名使六經之旨大明聖

學之傳有繼孔孟以來為功弘鉅今

特諭臣等集議優崇之典臣等謹查朱子在孔廟東廡先賢之列相應仰遵

諭旨移於大成殿十哲之次配享

先聖以昭我

皇上表章先賢之至意本年六月十五日將木主升配

御製四配贊

顏子贊 聖道早聞天資獨粹約禮博文不遷不貳

一善服膺萬德來萃能化而齊其樂一致禮樂四代

治法兼備用行舍藏王佐之器

曾子贊 洙泗之傳魯以得之一貫曰唯聖學在茲

明德新民止善為期格致誠正均平以推至德要道

百行所基纂承統緒修明訓辭

子思子贊 於穆天命道之大原靜養動察庸德庸

言以育萬物以贊乾坤九經三重大法是存萬恭獨

慎成德之門卷之藏密擴之無垠

孟子贊 哲人既萎楊墨昌熾子輿闢之曰仁曰義

性善獨闡知言養氣道稱堯舜學屏功利煌煌七篇

並垂六藝孔學攸傳禹功作配

康熙二十八年閏三月十六日戶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臣張玉書奉

勅敬書

康熙四十一年

御製訓飭士子文

詔頒天下各郡縣學

國家建立學校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才典至渥也朕臨馭以來隆重師學加意庠序近復慎簡學使釐剔弊

端務期風教修明賢材蔚起庶幾棫樸作人之意乃

比來士習未端儒效罕著雖因內外臣工奉行未能

盡善亦由爾諸生積錮已久粹難改易之故也茲特

親製訓言再加警飭爾諸生其敬聽之從來學者先

立品行次及文學學術事功源委有敘爾幼聞庭訓

長列宮墻朝夕誦讀寧無講究必也躬修實踐砥礪

廉隅敦孝順以事親秉忠貞以立志窮經考義勿雜

荒誕之談取友親師悉化驕盈之氣文章歸於醇雅

毋事浮華軌度式於規繩最防蕩軼子衿佻達自昔

所譏苟行止所虧雖讀書何益若宅心弗淑行已多愆或蜚語流言脅制官長或隱糧包訟出入公門或唆撥姦猾欺孤凌弱或招呼朋類結社要盟乃如之人名教不容鄉黨弗齒縱倖逃褫朴濫竊章縫返之於衷能無愧乎况乎鄉會科名乃掄才大典關係尤鉅士子果有真才實學何患困不逢年顧乃標榜虛名暗通聲氣夤緣詭遇罔顧身家又或改竄鄉貫希圖進取囂凌騰沸網利營私種種弊情深可痛恨且夫士子出身之始尤貴以正若茲厥初拜獻便已作

姦犯科則異時敗檢踰閑何所不至又安望其秉公持正爲國家宣猷樹績膺後先疏附之選哉朕用嘉惠爾等故不禁反復惓惓茲訓言頒到爾等務共體朕心各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爭自濯磨積行勤學以圖上進國家三年登造束帛弓旌不特爾身有榮施卽爾祖父亦增光寵矣逢時得志寧俟他求哉若仍視爲具文玩愒弗做毀方躍冶暴棄自甘則是爾等冥頑無知終不能率教也旣負栽培復干咎戾王章具在朕亦不能爲爾等寬矣自茲以往內而國學

外而直省鄉校凡學臣師長皆有司鐸之責者並宜傳集諸生多方董勸以副朕懷否則職業勿修咎亦難追勿謂朕言之不預也爾多士尚敬聽之哉 宋

楊簡記

嘉定九年京庠典教袁肅黃灝顧瞻先聖之宮與夫講學之所卑陋不足以使人興敬以

助教養矧行都四會觀仰大化根本告于帥請于朝朝旨惠然從請明年孟春經始越某月告成闡基崇宇萬目具瞻自昔到今幾千百年始克鼎新大脩屬某職其事以發揮先聖垂教之大旨啟佑後學某行年七十有八日夜兢兢一無所知曷以稱塞欽惟舜曰道心非心外復有道德道特無所不通之稱孔子語子思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聖亦無所不通之名入皆有此心此心未嘗不聖精神無體質無際畔無所不在無所不通易曰範圍天地果皆足以範圍之也中庸曰發育萬物果皆心之所發育也百姓日用此心

之妙而不自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愛親曰孝敬兄曰弟以此心事君曰忠以此心事長曰順以此心與朋友交曰信其敬曰禮其和曰樂其覺曰知故曰知及之所覺至于純明曰仁言此心真而不支離曰德其有義所當行不可移奪曰義明謂紛紛如耳目口鼻手足之不同而一人也如根幹花實之不同而一木也此心之虛明廣大無所不通如此而孔子曰學而時習之謂其時時而習又曰思而不學則殆何也此心本無過動于意斯有過意動于聲色故有過意動于貨利故有過意動于物我故有過于失萬過皆由意動而生故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態無越斯四者故每每止絕學者門弟子欲記其言不勝其記故總而記之曰絕四吁本心雖明故習尚熟微蔽尚有日至之外猶有違意動故也月至之外猶有違意動故也顏子三月不違三月而往微動微違不遠而復不動如故純明如故孔子莞爾而笑嘉也非動乎意也曰野哉由也怒也非動乎意也哭顏淵至于慟哀也非動

乎意也日用平常變化云為喜怒哀樂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鏡中萬象實虛明而無所有夫是之謂時習而說之學夫是之謂孔子為之不厭之學朝散大夫真寶謨閣主管亳州明道宮楊簡記此宋儒慈湖楊敬仲先生所作臨安府學記也爾時錢塘尚未分學故應載入今志內

吳泳記

畧曰藝祖皇帝汎掃區夏挈錢塘輿地歸職方列聖相承陶以詩書風之禮義而賢良方正之士興焉然學猶未暇建也慶曆以來詔天下郡縣皆立學兩浙路獨杭與蕪越得置郡博士增弟子員如縣無校官則命令佐主學事然附郭之邑猶未置也六龍駐蹕戎事纔息崇禮考文內興太學外設庠序大抵皆視開封而錢塘至紹興間令昉建夫子廟簡肅李公詳識之正朔欵謁春秋奠祀則有其地矣而鬻宇尚闕無以為屬民讀法涖士校比之所頃趙侯與權來尹京兆喟然作曰臨安赤縣二先忠憲宰仁和已建其一豈斯邑亦有社有民而不知教耶迺用相基誨日庀徒于縣之東得丞舊寺遂建學其上命宰趙與杰

鞏耕及簿正王得夢相其役越三年有成宮雍雍在左廟肅肅在右庭殖殖在中門臯如也殿邃如也明倫堂曠如也池疏為二齋列為六宿直之廬公養之廩靡不嚴備像設禮器稍不應圖法則又倣京校取正焉士於是可以藏修游息已是役也簿正李旻記實始終之則貽書潼川吳沫願有述云云塘之有學舊矣洪武庚戌始遷為今學士升于學而行道建功于時史有載焉四方之人往往能稱論之游于學者乃或懵不知其氏名不有紀而傳以示後固缺典也按察使于公守正提學吳公原明來觀于學見學宮蕪陋敝壞命修治焉于是讀講有齋從祀有庶廟堂始有甃石凡廟學之所當有而未備者次第備矣學之師生礮石當書其事于公聞而止之曰春秋修泮宮不書于經此何足書耶茲學以科第題名者不為乏人而氏不傳久則泯沒無聞况表前修以勵後學政之所當然也石其用于是乎乃訪求洪武以來科第鄉試二錄得第進士者如千人領鄉書者如千人并其歷仕所至書之所不能詳者缺之題名

于石以俟于後人嗚呼是皆錄于有司見用于時而
 得名者耳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非為名而為學
 也媿無可以為名也實之充名斯傳矣善名傳之不
 善名靳之不可得也蓋嘗觀于前人之行道建功于
 時與名之存而可媿者吾黨之士寧無是非取舍
 于其間乎願相與勉之翰林院修撰邑人李旻記

善記 畧曰錢塘縣學在省城東隅形勝獨奇風氣攸
 聚代有偉人萬曆二年四月先師廟春為風雨
 所壞司訓黃金粲謀于同官潘桂芳各捐資葺之然
 殿堂齋舍庖廩諸多蕪穢二君具狀白于督學滕公
 公白于當道俱從公請先是修建之役專董于縣貳
 而教官皆不與聞是以選材不精督匠不力恒費十
 倍工復不堅公悉其弊乃檄二君與邑丞曾以孝兼
 督之于是歛材給值先時皆具人樂于趨役計日而
 成費半往者而工實倍之經始先師廟次兩廡次敬
 一亭次五箴亭次南戟門又南櫺星門門之南新附
 石欄東西凡若干丈廟之北修明倫堂堂之西修啟
 聖祠始于三月落成于六月而學諭李君維鉉及錢

塘縣尹姜君召繼至各捐資增飾土地祠及學諭舍
 宇內外煥然改觀李君同黃君鮑君乃相與率諸生
 詣予請紀成事善因拜首言曰休哉滕公興學之績
 不可不紀也今夫廟祀孔顏將以孔顏之學期多士
 也發賢科登臚祀者代不乏人然詞章功利訓詁之
 習往往有之豈孔顏之教乎滕公以興起斯文為已
 責多士夙聞公教而又敬業于學不有慨然以聖人
 為必可師者乎夫立教不外明倫聖學莫先主敬自
 敬敷五教之說虞廷倡之而萬世教人者宗焉是以
 三綱正九疇敘庠序成風間里向化何則教養之道
 素預而聖學大明故也近世司教秉鐸之士從未有
 以聖學望天下者乃公則首發之且惓惓以戒謹恐
 懼為言正唐虞兢業之遺旨也諸士服習有素敬奉
 師門之于此出王于此游行始無愧于黷官弗戾聖
 人之教以仰成滕公興賢造士之盛心而二三師儒
 締構之勞亦非無補矣滕公名伯輪福建甌寧人學
 政最諸藩學者仰之如山斗云

雲南布政司使邑人陳善記

吳太冲記 天下有待
 人而興者

得弘識正體之人興之雖微亦重何況風化自所出先聖攸憑者乎吾杭鼎建三學二百餘禩聖澤沾洽人文恒甲于海內錢塘視二學地少東國初以來增修之著者凡五最後爲萬曆丁未迄今僅三十餘年而傾歆崩折不支風雨聽講雍容之地幾鞠爲茂草若是者何哉微芒不輯則至于摧落當事者或有其意而無其暇暇矣力有不給故也會武昌鄔侯始至謁廟俎豆斯陳荒蕪滿目愾焉永歎不寧夙夜于是庀材鳩工首捐俸百金合當道暨紳士之助得金若干瓦甃棟椽必求精堅餼工傭值如民間不以官事煩百姓適直指中州梁公巡鹺按郡聞斯舉欣然曰是誠不可緩檄百鏹佐其急而明倫堂先成梁公舉酌祝之冠蓋之倫者舊之老以及諸縫掖皆動色感歎有肅雍興起之思越數日佑聖觀不戒于火將延齋署公先諸有司至向火虔拜風卽返而焰熄其精誠所格若此于是尊經閣啟聖祠次第繕葺宮墻峩峩我聖賢式臨如聞盼蠻焉史冲作而言曰三代之制其僅存而未泯者惟庠序一事而已本朝養士及選

試之法視唐宋最爲純正嚴密以故士舍是別無倖進之階而國家舍是亦無以收真才之用今欲振士習莫如申明舊法使敦本就業實受約束磨礱之久將必有剛毅任事之輩出焉安見文士盡空疎蓄縮無當緩急乎規矩明則耳目清耳目清則心術正心術正則守之而成行之而勇不可惑以非義誰謂今日表樹規矩之地爲可緩者故修尋丈之緒而關天下之大立先聖之業而廢久痼之憤諸君子用心抑何遠哉抑何急哉梁公名雲構河南蘭陽人戊辰進士鄔侯名明昌武昌人丁丑進士署學正王君名國儁順天人庚午舉人司訓方君何晉慈谿人唐君淳長興人稽督則佐尹王君家植雲南人皆歲貢士翰林院編修

國朝章藻功記

吳太冲記

今天子武偃文修同風有象禮明樂備化雨無私際喜起而明良世軼唐虞而上由庠序而校學人依鄒魯之中堯舜湯文武以來孔子之見聞有自漢唐宋元明以後興朝之尊禮彌加重四字之王言瞻萬世之師

表如綸如綽則日麗宮墻式玉式金則澤流泮壁浙
 省錢塘學者墜十連牛星精翕聚飛龍舞鳳天目生
 來載色可親徵昭代作人之化恒心斯在歷累朝養
 士之區褚僕射流血諫言于少保憐忠賜諡得乾坤
 之正氣與日月而爭光若其位列三台則高黃間出
 臚傳一唱則茅李同聲節義文章于斯為盛科名甲
 第振古如茲南北峰高到處車迎長者東西序列當
 年橋號老人蓋勅建乎紹興聿改遷于洪武立于今
 門既闕兩朝考以前聞更新八次春以椒而秋以桂
 雍雍文杏之壇夏則詩而冬則書濟濟橫經之舍顧
 乃百年不滿漸搖雨而漂風數仞可窺或崩榱而折
 棟墜茨雖葺丹雘雖加而絲竹之音儼聞墮壁軒楹
 之勢欲壓顏山責官守而何知問子來其莫任巡鹽
 御史顓公溯顓孫之奕葉作傳說之和梅乘驄而肅
 霜清象虎而熬雪素軫商恤竈筴有正供戢暴鋤強
 鹽無私販借寇恂而遮道

皇恩留以半年望夫子以升堂士氣于焉一振時或觀風
 而至收仁傑之參芝為言映雪之勞給休文之油火

乃瞻孔廟如見堯墻特捐俸以加修因考功而改作
 謀新舍舊經始以時輝後光前落成不日若使四科
 增設應列堂堂從教萬古觀瞻爰歌奕奕搢紳汪日
 祺禮出名家自翩翩之公子光觀上國為藹藹之吉
 人每有得乎顏踰似無難于孔卓廢修墜舉義勇必
 為墨距楊逃惡言不入事無鉅細悉籌運以實心材
 有短長必折衷于巨手教諭周雲扞訓導余潤詞林
 冠冕士籍圭璋值四三六五之期帝王之崇儒特盛
 與七十三千之數弟子之設教多方即有事以為榮
 豈備官而未悉竹頭木屑規平日之經營崇尺修尊
 見臨時之規畫必誠必謹自在鳩工且敏且勤違言
 燕息斧斤刀鋸等琴劍之雍容梓匠輪輿列生徒而
 踳躋自此梅梁桂柱妙飾崇蘭藻管蘋筐尊榮釋菜
 巍然廟貌七十六縣而冠錢塘潔爾谿毛億萬千年
 而羞璧水至若吾夫子者兩間覆載無以出其範圍
 四序推遷詎能窮其變化自生商而作后暨命宋以
 來賓長發窮祥篤生至德臯陶伯禹萃列聖于身中
 閱損顏淵冠群賢而面北轍環無定歷聘諸邦攝相

有成先誅兩觀智以藏往遠徵肅慎之名神以知來預決沙丘之兆辨羊穿并類虎拘匡嘗禦侮以彈琴或寫憂而擊磬微言大義藉以彰聞賊子亂臣懼其筆削三剛之系勿絕與天地而同流兩楹之殞何知奠殷周而入夢蓋自奎婁胃昂同降尼山及夫荆棘蓬蒿不生孔墓又出類而拔萃為絕迹而殊尤此千古之希聞亦一斑之偶見者也今者學校有肩隨之序經書皆手澤之遺千載有知撫雲霓而高視萬年是保信風雨之攸除尚入廟而敬所尊敢數典而忘其祖翰林院庶吉士章藻功記

啟聖祠

祀先師父啟聖公叔梁紇也明嘉靖間立以四子之父配享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享

春秋二仲上丁日縣令率縣佐儒學教諭訓導致祭

名宦祠

祀刺史白居易李泌范仲淹蔡襄趙抃蘇軾張詠李公縣令羅隱朱蹕黃信中葉宗行李承式

姜召聶心 勿顧咸 建何玉如梁允植

鄉賢祠

祀范平褚陶范叔孫杜京產范元琰褚修褚遂良林逋虞奕吳師仁吳師禮張九成吳玠何基

孫馨趙抃王渙之徐應鑣仇遠莫仲弘余古吾行陳鏞王琦夏時柴車于謙李旻夏誠吳誠張本洪鐘沈

南金高儀陸溥陳善許嶽姚良弼潘頤龍方可立陳師陳學易許應元凌立沈光祚茅瓚沈守正錢華林

梓王國禎毛偉龔蕃凌登名凌登瀛鄭圭查允元沈銳王洪葛大成葛寅亮陸橋許三省吳果朱澹修王

言莫琚許綸金學會莫睿吳太冲錢有聲吳大山朱本吳朱懷吳莫斯立方九敘王國柱楊周馮驥柴紹

勳鄭尚友王道焜徐時泰莫文淵章士斐吳農祥汪颯陳廷會柴紹炳汪士涓項景襄黃機徐欽安王佑

賢高士奇孫治沈甸華徐潮春秋二仲上丁日令率縣佐儒學教諭致祭按各宦鄉賢祠所記載諸公似

不止此順治時火藥局災延燒聖宮而冊籍俱燬焉今從學校移文列之不能盡也

泮水池

錢塘縣學故無泮池用形家言以學之西偏即中河為之康熙二十年高朝纓王道寧趙蒼

泮水池

錢塘縣學故無泮池用形家言以學之西偏即中河為之康熙二十年高朝纓王道寧趙蒼

泮水池

錢塘縣學故無泮池用形家言以學之西偏即中河為之康熙二十年高朝纓王道寧趙蒼

泮水池

錢塘縣學故無泮池用形家言以學之西偏即中河為之康熙二十年高朝纓王道寧趙蒼

泮水池

錢塘縣學故無泮池用形家言以學之西偏即中河為之康熙二十年高朝纓王道寧趙蒼

壁凌紹焯張穎荀等重建坊河崖題曰宮牆第一流

檣星門

外有羅漢松一株高百尺枝幹矯然如虬龍偃蓋蔽許隆冬霜雪片葉不凋古老相傳近千歲

物也時見有雲氣盤空云

三學射圃在提學道西明洪武初三學各開一圃成化

七年三學總闢一圃以開元宮廢址為之弘治十一

年提學副使趙寬改今處正德末以近臬司不便徙

至水溝巷西尋復今處嘉靖三十一年提學副使薛

應旂重修

記三學射圃者杭州仁和錢塘三學諸生習射之圃也洪武初三學各有射圃涉

于瑣隘成化辛卯乃即開元宮廢址總建三學射圃督學者就以蒞政繼遷代偶間屯田憲寮因以居之

弘治戊午提學副使趙公寬至遂議度圃之左右隙地左建提學書院石建是圃以專習射迤北乃築街通書院用使督率明年己未落成竟以原圃讓為屯田公署其事具趙公書院記中歲久是圃亦就蕪圯嘉靖辛亥予叨視學政屬有司葺之明年壬子八月秋試畢事始克經理至冬十二月訖工凡為前堂前軒各三楹中門外各一座左右侯館各一楹在中門之外其諸弓矢決拾侯鵠旌旗極夾中容朴福籌之鐘鼓琴瑟笙和簫塤磬席尊壺壘爵豆籩勺篚洗禁俎案豐饌之屬悉鼎新如制癸丑春遂進師生習射值有石什庭中葢前人礮而寘之者予因為文勒之以紀其事俾植諸堂左

習射於此

今在駐防營內

改校士館仍

書院附

萬松書院

明弘治間參政周近仁因寺為院侍御潘景哲復拓大之大司馬洪鐘新建伯王守

仁俱有記 國朝康熙三十二年巡撫張公重修 張鵬翮記 伊川程子嘗有

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賢

賢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我夫子以至聖之德綜二帝三王之道以垂教萬世自漢唐宋以來

廟祀勿替及乎本朝握符御極由京畿以逮郡縣辟靡鐘鼓泮水藻芹虔奉春秋恪修牲幣尤彬彬極盛

云翮承乏浙省葺學宮教樂舞簋簋几筵之屬皆謹修而審行之夫亦欽承

聖天子崇文至意俾東西兩浙有德有造孝弟忠信之心油然而生禮義廉恥之節振振然被而成俗斯所為

以善治而得真儒學傳而道無不行也杭之萬松嶺有萬松書院弘治中周叅政之所建也院設孔子及

四配像為大成殿久之寢廢范文貞公始復建之前奉木主後有石像迨今幾二十年又鞠為茂草矣良

以文廟之在都會州邑中者有司必朔望展謁多士以課觀光而釋菜之禮又歲時舉行故修葺時勤廟

貌常新而廊廡棟宇可無傾圯之患今千山巒岩岫之際而欲殿宇之歸然久存宜其勢之所甚難也然

而學不擇人亦不擇地不擇人故荷蓑負耒皆可橫經不擇地故窮谷深山皆可施教况我夫子之道如

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而謂荒煙暮靄之區叢莽翳蒼之域或有遺焉豈理也哉翮是以鳩工庀材而鼎新

之以還昔人之舊觀以廣今茲之文教庶幾乎道學之無往而不在而敦詩說禮之風雖雲峰松澗固無

與於米廩澤宮也猗與豈不休哉豈不茂哉非夫王道大行 聖學弘啟之世其孰能觀此者乎四十

九年巡撫黃秉忠復修皆聚浙江士子肄業其中亦有碑記其事五十五年巡撫徐元夢再修復召所取

士讀書日省月試之聘進士以為之師

上聞

御書浙水敷文匾額以賜及 內府淵鑿齋古文淵鑿類

函四書周易折中朱子全書鹽驛道黃捐俸銀九百

兩置學田 畝 以供多士讀書廚饌

虎林書院 聶心湯記 明初儒道大興其最著者為王彬彬多禮樂之士而會城講院未闢四方學者至未

有寧宇會前撫臺虞南甘公節鎮茲土德化誕專嘉與後進探討文成之學名小子心湯同詣勲賢祠諸

生會講觀者如堵祠故天真書院也去城二十里而遙舍傍無居息處已又會諸生于錢塘邑庠尊經閣

而地隘弗稱乃卜講堂于城中得撫院舊府軒殿開曠于會講居息咸宜于是檄藩臬郡邑謀改建焉命

心湯拮据其事受命兢兢鳩工庀材除舊拓新前大門樓署曰虎林書院中因儀門趾改建明賢堂祀

國朝兩浙理學諸公左右仍為門延以修廟中為凝道堂堂後為友仁堂重門洞開可坐數百人以便

會講堂之左右為門曰左繩曰右準各建三館各有堂有室繚以周垣以待諸士肄習及四方來學者最

後為藏書樓貯經史語錄諸學堂前兩廊有博士孝廉聽會饌延賓所庖湏器用不移而具門之前有隙地聽民為屋若干間入租供講習費不足則取勲賢

祠贏租繼之均為講學費無彼此也經始戊申嘉平之月落成于己酉春仲木甃黝堊嚴而不華秩秩言言儼然國中四方名碩可以延止郡之後學有所依歸眾共快焉

天真書院 卽勲賢祠

崇文書院 卽紫陽書院明崇禎時巡鹽監察御史葉永茂建襄其事者徽籍諸生吳憲也始童子入

泮無商籍憲為永茂言之始許商人子弟與試入泮遂定為例憲字叔度始創書院延秀民讀書其中會

明熹宗時欲并之以祠魏璫憲乃立朱子之主于堂得不燬議者曰憲開商籍以廣士路建書院以勵後

進祠先賢以觸權奸有三善焉其南又有正誼書院亦祀葉公者今廢

社學十在芝松二在馨如在豐寧以上皆在南良三在

郡王廟 在北良一畝以福在上隅一二畝共建舊侵改建 順菴改建 沒於民居查復

在下隅

二亩以青衣道院改建

在柵外

二亩

論曰天下郡邑皆有學而杭為名郡錢稱大邑即錢邑之學其嚴翼宜倍於他縣而今獨否何也凡學皆有官有諸生有釋奠之禮有飲射讀法之令有肄業之所而郡學獨尊禮行則上官之所畢至焉飲射讀法則縉紳之群集焉學使者之臨蒞進多士而董率之則十學之生徒咸赴焉而錢塘有事於學唯長吏一至而已所謂服方領習矩步而逶迤乎其中者蓋不過數十人何士風之弗振歟長吏方求政化延訪

群儒欲追踪齊魯而不可得豈庠序為虛器而生徒亦虛名歟蜀文翁開於未有學之先史紀其功魯僖侯施於既有學之後詩亦美其事非長吏之責而誰責歟雖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凡宮室宗廟臺榭城廡莫不書而學之見於六經者唯魯之泮宮鄭之鄉校抑又何也

錢塘縣志卷之四

錢塘縣知縣南樂魏崦纂

水利

水利邑政之最大者也茲土之水利惟錢江錢湖而皆隸於錢邑司牧者可不兢兢焉加之意與今江湖爲害日甚一日湖水葑佔亦日多一日蒿目時艱幾無策矣歷觀古人經營水利之法心至苦力至勞而用功亦至密白蘓諸公遺文具在雖古今時勢變遷要可做而行也故一一詳載于左使後之人有所考

焉嗚呼此豈獨藝文而已哉志水利

江潮為患自唐已然白樂天刺郡時嘗禱于神祭文另

載然未聞有修築之績也梁開平四年八月錢武肅

王以候潮通江門外潮水晝夜衝齧版築不就命強

弩數百射之又致禱于胥山祠仍為詩一章其末句曰為報龍王及水府

錢江借取築錢城既而潮水避錢塘東擊西陵遂置

鐵幢三以制水幢製如杵徑七八寸出土可三尺餘其趾入土不知若干初置幢時塘猶

未成慮潮蕩幢用鐵輪護其趾而以鐵綆貫幢幹且引綆維于上下之樅然後實土築塘故幢首出土耳

宋淳祐間安撫趙興權作亭覆幢今亭夷為民居獨存窪地而鐵幢之首斬出可驗一在舊便門東南一

在舊薦橋門外皆湮塞無考獨在利津橋者僅存而又為民居所占若不表識其址久亦湮矣更造

竹絡積巨石植以大木隄既成久之乃為城邑聚落

凡今之平陸皆昔時江也潮水衝突不常隄岸屢壞

大中祥符五年潮直抵郡城守臣戚綸與兩浙轉運

使陳堯佐申請議易柱石或言非便七年詔江淮發

運使李溥按視溥請依錢氏舊制從之時水方大溢

九年郡守馬亮禱于子胥祠下明日潮為之却又漲

橫沙數里隄遂以成天聖四年侍御史方謹言請修

江岸二斗門景祐中隄復壞兩浙轉運使張夏作隄

十二里置捍江兵士五指揮採石修塘隨損隨治杭人德之作廟隄上詔封寧江侯今昭貺廟是也慶曆初六月大風

驅潮堤再壞郡守楊偕轉運使田瑜協力築隄二千二百

丈丁寶紹聖十年從轉運副使張匯之請招填捍江臣作記

軍二十二年吏部尚書林文翥建言乞選諳曉之士

專置一司詢故老寃利病脉絡而後興工且言羅刹

江濱舊有吳王英烈王廟燼于回祿乞靈無地乞付

有司營葺從之自是百餘年間屢修屢壞嘉熙戊戌

秋潮由海門擣月塘頭日朧月削民廬僧舍坍者四

十里己亥六月詔趙與權除端明殿學士知臨安任

責修築與權奏先於傍近築土塘為救急之術然後

內築石塘又奏近觀潮勢忽覩異物非龍非魚什什

伍伍鼓鬣揚鬣欲望奏告上帝或施強弩火炮以絕

其妖又奏日後殿步司官兵五千五百餘人并募夫

工及修江司軍兵三千餘人貼立石倉夾植椿笆版

木晝夜運土填築自水陸寺之下江家橋之上近江港口築壩南北長一百五十丈自

團圍頭石塘近江築擦水塘長六百丈自六和塔以東一帶石隄添新補廢四百餘丈越三月

畢工水復其故明成化八年八月九月江湖大溢塘

壞特甚 勅差工部侍郎李顥整築始復其舊 杜

杞為兩浙轉運使築錢塘堤自官浦至沙陘以除海

患 見歐陽公墓志 胥致堯監杭州排岸使浚浙江龍山三

閘廢清河堰以通漕杭人至今便之 見歐陽公墓志 浙江

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于江中與漁浦

諸山若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

蘓公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竝山而東鑿為運河

引浙江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竝山為岸

不能十里以達于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

鑿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以達

于龍山運河以避浮山之險人皆以為便有惡公成

功者令公罷歸使代者盡力排之功以不成 以上水利之係

于江 者 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

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故井邑日富及白

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

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近

歲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

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于江湖潮渾濁多

淤河行闌闌中三年一淘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宋熙寧中蘓軾始至後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湖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為湖水蓄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還六井民稍獲其利矣公閒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寘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來終日不逮若取葑田積之湖中為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脩湖則湖當不復澶

塞乃取收荒之餘得錢糧以貫石數者萬復請于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

如圖畫杭人名之蘓公堤

西湖諸山之脉皆從天目天目西去府治幾百七十

里高三千九百丈周廣五百五十里蜿蟺東來凌深拔峭舒岡布麓若飛若舞萃于錢塘而峭萃于天竺從此而南而東則為龍井為大慈為玉岑為積慶為南屏為龍為胥為吳皆謂之南山從此而北而東則為靈隱為仙姑為履泰為寶雲為巨石皆謂之北山南山之脉分為數道貫于城中則巡臺藩垣帥閫府治運司黌舍諸署清河文錦壽安彌教東園鹽橋褚塘諸市在宋則為大內德壽宗陽祐聖諸宮隱隱賑賑皆王氣所鍾而其外邏則自龍山沿江而東環沙河而包括露骨于茅山艮山皆其護沙也北山之脉分為數道貫于城中則集臺分司諸署觀橋純禮諸市在宋則為開元景靈太乙龍翔諸宮隱隱賑賑皆

王氣所鍾而其外邏則自霍山統湖市夾道橫衝武林露骨于武林山皆其護沙也聯絡周匝鈎錦秀絕鬱葱扶輿之氣盤結鞏厚濬發光華體魄閑矣潮升海門而上者晝夜再至夫以上奔水導而逆以海潮則氣脉不解故東南雄藩形勢浩偉生聚繁茂未有若錢塘者也南北諸山崢嶸迴繞滙為西湖洩惡停深皎潔圓瑩若練若鏡若雙龍交度而領下夜明之珠懸不釋若連萼層敷跗瓣莊嚴而馥郁花心含濃甘露是以天然妙境無事雕飾觀之者心曠神怡遊之者畢景留戀信蓬閣之別墅宇內所稀觀者也逮于中唐而經理漸著代宗時李泌刺杭州憫市民苦江水之鹵惡也開六井鑿陰竇引湖水以灌之民賴其利長慶初白樂天重修六井甃函筧以蓄洩湖水溉沿河之田元愨宋轍廢而不治兼政無綱紀任民窺竊盡為桑田明初籍之遂起額稅蕪堤以西高者為田低者為蕩阡陌縱橫鱗次作父曾不容刀蕪堤以東縈流若帶宣德正統間治化隆洽朝野恬熙長民者稍稍搜剔古蹟粉繪太平或倡濬湖之議憚更

版籍竟致閣寢嗣是都御史吳文元等咸有題請而浮議蜂起有力者百計阻之成化十年郡守胡濬稍闢外湖十七年御史謝秉中布政使劉璋按察使楊繼宗等清理續古弘治十二年御史吳一貫修築石閘漸有端緒矣正德三年郡守楊孟瑛銳情恢拓力排羣議言于御史車梁僉事高江上疏請之以為西湖當開者五其畧曰杭州地脉發自天目羣山飛翥駐于錢塘江湖夾抱之間山停水聚元氣融結故堪輿之書有云勢來形止是為全氣形止氣蓄化生萬物又云外氣橫形內氣止生故杭州為人物之都會財賦之奧區而前賢建立城郭南跨吳山北兜武林左帶長江右臨湖曲所以全形勢而周脉絡鍾靈毓秀于其中若西湖占塞則形勝破損生殖不繁杭城東北二隅皆鑿濠塹南倚山嶺獨城西一隅瀕湖為勢殆天塹也是以湧金門不設月城實倚外險若西湖占塞則陸術綿連容奸資寇折衝禦侮之便何藉焉唐宋以來城中之井皆藉湖水充之今甘井甚多固不全仰六井南井也然實湖水為之本源陰相輸

灌若西湖占塞水脉不通則一城將復鹵飲矣况前賢興利以便民而臣等不能纂已成之業非為政之體也五代以前江湖直入運河無復遮捍錢氏有國乃置龍山浙江二閘啟閉以時故泥水不入宋初崩廢遂至于壅頻年挑濬蘓軾重修堰閘阻截江湖不放入城而城中諸河專用湖水為一郡官民之利若西湖占塞則運河枯澁所謂南柴北米官商往來上下阻滯而閭閻貿易苦于擔負之勞生計亦窘矣杭城西南山多田少穀米蔬菽之需全賴東北其近塘濱河田地自仁和至海寧何止千頃皆藉湖水以救亢旱若西湖占塞則上塘之民緩急無所仰賴矣此五者西湖有無利害明甚第壞舊有之業以傷民心怨讟將起而臣等不敢顧忌者以所利于民者甚大也部議報可自是西湖始復唐宋之舊蓋自樂天之後二百歲而得子瞻子瞻之後四百歲而得溫甫邇來官司禁約浸弛豪民頗有侵圍為業者夫陂隄川澤易廢難興其浩費于已隳孰若旋修于將壞况西湖者形勝關乎郡城餘波潤于下邑豈直為魚鳥之

藪遊覽之區而已哉

唐白居易石函記

錢塘湖一名上湖周廻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

可溉五十餘頃先須別選公勤軍吏二人立于田次與本所由田戶據頃畝定日時量尺寸節限而放之若歲旱百姓請水須令經州陳狀刺史自便押帖所由即日與水若待狀入司符下縣縣帖鄉鄉差所由動經旬日雖得水而旱田苗無所及也大抵此州春多雨秋多旱若隄防如法蓄洩及時即瀕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潤州圖經云湖水溉田五百餘頃謂私田也今按水利所及其公私田不啻千餘頃也自錢塘至鹽官界應溉夾官河田須放湖入河從河入田准鹽鐵使舊法又須先量河水淺深待溉田畢却還元水尺寸往往旱甚則湖水不充今年修築湖堤高加數尺水亦隨加即不啻足矣脫或不足即便决臨平湖添注官河又有餘矣潤雖非灌田時若官河乾淺但放湖水添注可以立通舟船俗云决放湖水不利錢塘縣官多假他詞以惑刺史云魚龍無所託或

云菱菱失其利且魚龍與生民之命孰急菱菱與稻
 梁利孰多斷可知矣又云放湖水則郭內六井無水
 亦妄也且湖底高井管低湖中又有泉數十眼湖耗
 則泉湧雖盡竭湖水而泉用有餘况前後放湖終不
 至竭而云井無水謬矣其郭中六井李泌相公典郡
 日所作甚利于人與湖相通中有陰竇往往埋塞亦
 宜數察而通理之則雖大旱而井水常足湖中有無
 稅田約數十頃湖淺則田出湖深則田沒田戶多與
 所由計會盜洩湖水以利私田其石函南窺并諸小
 窺闢非澆田時竝須封閉築塞數令巡檢小有漏泄
 罪責所由即無盜賊之弊矣又若霖雨三日已上即
 往往堤決須所由巡守預為之防其窺之南舊有缺
 岸若水暴漲即于缺岸洩之又不可減兼于石函南窺
 洩之防堤潰也涵大約水去石函口一尺為限過此
 須泄之予在郡三年仍歲逢旱湖之利害盡究其由
 恐來者要知故書于石欲讀者易曉故不文其言長
 慶四年三月十日杭
 州刺史白居易記
 蘓軾申三省起請開湖狀
 元祐五年

五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蘓軾狀
 申軾于熙寧中通判杭州訪問民間疾苦父老皆云
 惟苦運河淤塞遠則五年近則三年率常一開後不
 獨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前至北郭穿闔閭中蓋十
 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汹動公私騷然自胥吏壕寨
 兵級等皆能恐喝人戶或云當于某處置土某處過
 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憂既得重賂又轉而之他
 及工役既畢則房廊邸居作踐狼藉園囿隙地例成
 丘阜積雨蕩濯復入河中居民患厭未易悉數若三
 五年失開則公私壅滯以尺寸水欲行數百斛舟人
 牛力盡跬步十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
 其餘艱阻固不待言問其所以頻開屢塞之由皆云
 龍山浙江兩閘日納潮水沙泥渾濁一汎一淤積日
 稍久便及四五尺其勢當然不足怪也軾又問言潮
 水淤塞非獨近歲若自唐以來如此則城中皆為丘
 阜無復平田今驗所在堆疊泥沙不過三五十年所
 積耳其故何也父老皆言錢氏有國時郡城之東有
 小堰門既云小堰則容有大者昔人以大小二堰隔

截江水不放入城則城中諸河專用西湖水水既清
徹無由淤塞而餘杭門外地名半道洪者亦有堰名
爲清河意似愛惜湖水不令走下自天禧中故相王
欽若知杭州始壞此堰以快目下舟楫往來今七十
餘年矣以意度之必自此後湖水不足于用而取足
于江湖又况今者西湖日就堙塞昔之水面半爲葑
田霖潦之際無所蓄流溢害田而乾旱之月湖自
減涸能復及運河謹按唐長慶中刺史白居易浚
治西湖作石函記西湖之水尙能自運河入田以溉
千頃則運河足用可知也軾于是時雖知此利害而
講求其方未得要便今者蒙恩出典此州自去年七
月到任首見運河乾淺使客出入艱苦萬狀穀米薪
芻亦緣此暴貴尋刻刷捍江兵士及諸色廂軍得千
餘人自十月興工至今年四月終開浚茆山鹽橋二
河各十餘里皆有水八尺以上見今公私舟船通利
父老皆言自三十年以來開河未有若此深快者也
然潮水日至淤填如舊則三五年間前功復棄軾方
講問其策而臨濮縣主簿監在城商稅蘓堅建議曰

江湖灌注城中諸河歲月已久若遽用錢氏故事以
堰閘却之令自城外轉過不惟事體稍大而湖面葑
合積水不多雖引入城未可全恃宜參酌古今且用
中策今城中運河有二其一曰茆山河南抵龍山浙
江開口而北出天宗門其一曰鹽橋河南至州前碧
波亭下東合茆山河而北出餘杭門餘杭天宗二門
東西相望不及三百步二河合于門外以北抵長河
堰下今宜于鈐轄司前創置一閘每遇潮上則暫閉
閘令龍山浙江潮水徑從茅山河出天宗門候一兩
時辰潮平水清然後開閘則鹽橋一河通闐闐中者
永無潮水淤塞開淘騷擾之患而茅山河縱復淤填
乃在人戶稀少村落相半之中雖不免開淘而泥土
有可堆積不爲人患潮水自茅山河行十餘里至梅
家橋下始與鹽橋河相通潮已行遠泥少澄墜雖入
鹽橋河亦不淤填茅山河既日受潮水無緣涸竭而
鹽橋河底低茅山河底四尺則鹽橋河亦無涸竭之
理然猶當過慮以備之今西湖水貫城以入于清湖
河者大小凡五道涵一暗門外斜門一所一湧金門

門外水閘一所一集賢亭前水笕一所一集賢亭後水閘一所一菩提寺前斗門一所皆自清湖河而下以北出餘杭門不復與城中運河相灌輸此最可惜宜于湧金門內小河中置一小堰使暗門湧金門二道所引湖水皆入法慧寺東溝中南行九十一丈則鑿爲新溝二十六丈以東達于承天寺東之溝又南行九十丈復鑿爲新溝一百有七丈以東入于貓兒橋河口自貓兒橋河口入新水門以入于鹽橋河則咫尺之近矣此河下流則江湖清水之所入上流則西湖活水之所注水無乏絕之憂矣而湖水所過皆闔閭曲折之間頗作石櫃貯水使民得汲用澣濯且以備火災其利甚溥此所謂參酌古今而用中策也軾尋以堅之言使通直郎知仁和縣事黃俛相度可否及率僚吏躬親驗視一一皆如堅言可成無疑也謹以四月二十日與功開導及作堰閘且以餘力修完六井涵杭州城中多鹵地無甘井唐刺史李泌始作六井皆引湖水注其中歲久不治熙寧中知州陳襄與軾同擘畫修完而功不堅至今復廢壞軾今改

作瓦筒又以磚石培甃固護可以堅久皆不過數月可以成就而本州父老農民覩此利便相率詣軾陳狀凡一百一十五人皆言西湖之利上自運河下及民田億萬生聚飲食所資非止爲游觀之美而近年以來堙塞幾半水面日減芟葑日滋更二十年無西湖矣勸軾因此盡力開之軾既深愧其言而患兵工寡少費用之資無所從出父老皆言竊聞朝廷近賜度牒一百道每道一百七十貫爲錢一萬七千貫本州旣高估米價召人人入中減價出糶以濟飢民消折之餘尙有錢米約共一萬貫石若支用此亦足以集事矣適會錢塘縣尉許敦仁建言西湖可開狀其畧曰議者欲開西湖久矣自太守鄭公戩以來苟有志于民者莫不以此爲急然皆用工減裂又無以善其後蓋西湖雖淺芟葑壯猛雖盡力開撩而三二年間人工不繼則隨手葑合與不開同竊見吳人種菱每歲之春芟除澇漉寸草不遺然後下種若將葑田變爲菱蕩永無芟草湮塞之患今乞用上件錢米僱人開湖候開成湖面卽與人戶量出課利作菱蕩租

仰獲利既厚歲歲加功若稍不除治微生菱葑即許人剗賃但使人戶常憂剗奪自然盡力永無後患今有錢米壹萬貫石度所僱得十萬工每工約開葑一丈亦可添得十萬水而不為小補泊若量破錢米召募飢民與役必不濟事若每日破米三升錢五十五文足僱一強壯人夫然後可使雖云強壯然艱食之歲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凶年亦歸于賑濟也軾尋以敦仁之策參考眾議皆謂允當已一面牒本州依敦仁擘畫支上件錢米僱人仍差捍江船務樓店務兵士共五百人搬載葑草于四月二十八日興工去訖今來有合行起請事件謹具畫一如左一今來所創置鈐轄司前一開雖每遇潮上閉開一兩時辰而公私舟船欲出入開者自須先期出入必不肯端坐以待閉開兼更有茅山一河自可通行以此實無阻滯之患而能隔截江潮徑自茅山河出天宗門至鹽橋一河永無壅塞開淘騷擾之患為利不小恐來者不知本末以阻滯為言輕有變改積以歲月舊患復作今來起請新置鈐轄司前一開遇潮上閉訖方

得開龍山浙江開候潮水平清方得却開鈐轄司前一開一鹽橋運河岸上有治平四年提刑元積中所立石刻為人戶屋舍侵占牽路已行除折外具載濶狹丈尺今方二十餘年而兩岸人戶復侵占牽路蓋屋數千間却于屋外別作牽路以致河道日就淺窄準此據理竝合折除本州方行相度而人戶相率經州迄遠逐人家後丈尺各作木岸以護河堤仍據所侵佔地量出貨錢官為椿管準備修補木岸乞除折除屋舍本州已依狀施行去訖今來起請應占牽路人戶所出貨錢竝送通判廳收管準備修補河岸不得別將支用如違竝科違制一自來西湖水面不許人租佃惟菱葑之地方許請賃種植今來既將葑田開成水面須至給與人戶請佃種菱深慮歲久人戶日漸侵占舊來水面種植官司無由覺察已指揮本州候開湖了日於今來新開界上立小石塔三五所相望為界亦須至立條約束今來起請應石塔以內水面不得請射及侵占種植如違許人告每丈支賞錢五貫文省以犯人家財充一湖上種菱人戶

自來鬻割葑地如田陸狀以為疆界緣此即漸葑合
 不可不禁今來起請應種菱人戶只得標插竹木為
 四至不得以鬻葑為界如違亦許人剗賃 一本州
 公使庫自來西湖菱草蕩課利錢四百五十四貫充
 公使今來既開草葑盡變為菱蕩給與人戶租佃即
 今後課利亦必稍增若撥入公使庫未為穩便今來
 起請欲乞應西湖上新舊菱蕩課利並委自本州量
 立課額今後永不得增添如人戶不切除治致少有
 草葑即許人剗賃其剗賃人特與權免三年課利所
 有新舊菱蕩課利錢盡送錢塘縣尉司收管謂之開
 湖司公使庫更不得支用以備逐年雇人開葑撩淺
 如敢別將支用竝科違制 一錢塘縣尉衙宇在西
 湖上今來起請今後差錢塘縣尉衙位內帶管勾湖
 司公事常切點檢纔有菱葑即依法施行或支開湖
 司錢物雇人開撩替口委後政點檢交割如有菱葑
 不切除治即申所屬點檢申吏部理為遺制 以上
 六條竝刻石置知州及錢塘 蘓軾六井記
 尉廳上常加切為點檢 塘水避錢塘而東擊

西陵所從來遠矣沮洳斤鹵化為桑麻之區而久乃
 為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陸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惡
 惟負山鑿井引西湖水以足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治
 湖濬井刻石湖上至于今賴之始長源之井其最大
 者在清湖中為相國井其西為西井少西而北為金
 牛池又其北而西附城為方井為白龜池又北而東
 至錢塘縣治之南為小方井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
 中太守沈公文通又于六井之南絕河而東至美俗
 坊為南井出湧金門竝湖而北有水閘三注以石溝
 貫城而東者南井與相國方井之所從出也若西井
 則相國之派別者也而白龜池小方井皆為匿溝湖
 底無所用插此六井之大畧也熙寧五年秋太守陳
 公述古始至問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給于
 水南井溝庫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應公曰嘻甚
 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乃命僧仲學珪辦
 其事仲學珪又引其徒如正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
 佐官者二十餘人于是廢溝易甃補緝罅漏而相國
 之水大至坎滿溢流南注于河千艘更載瞬息百斛

以井為近于濁惡遷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
 父老驚曰此古方井也民李甲遷于此六十年矣疏
 湧金池為上中下使澣衣浴馬不及于上池而列二
 閘于門外其一赴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
 竹為五管以出之竝河而東絕三橋以入于石溝注
 于南井水之所從來高則南井常厭水矣凡為水閘
 四皆垣墻局鑄以護之明年春六井畢修而歲適大
 旱自江淮至浙右井皆竭民至以罌缶貯水相餉如
 酒醴而錢塘之民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龍山北
 至長河鹽官海上皆以飲牛馬給沐浴方是時汲者
 皆誦佛以祝公余以為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于
 井竭非歲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
 此天下之通患也豈獨水哉故詳其語以告後
 之人雖使至于久遠廢壞而猶有可考者也 又周
 淙修六井記 乾道三年五月淙自兩浙轉運使改知
 臨安府越明年狴犴屢空經費稍裕乃
 以暇日披圖牒考風俗思與都人為不朽之利而修
 井之役始興惟六井自熙寧五年太守陳公始改作

蘓公通守為記其事元祐五年蘓公自禁林出守是
 邦相距纔十八年而井廢壞于是改用瓦筒石槽其
 詳見于乞修井僧師號奏狀白元祐至今八十年率
 多涇涸白龜池且為大姓所據淙念此邦為東南都
 會生齒阜繁况今輦轂所駐四方輻輳日司庶府千
 乘萬騎資于水者十倍昔時儻廢而不治豈不為民
 病仰惟聖主惟民是念淙奉承德意不敢循默因奏
 于上面奉玉旨遂以六月己亥經始于惠遷井易用
 新石堅厚高廣過昔數倍以次至方井沈公井相國
 井白龜池而蘓公所記之六井畢修捍蔽周密可支
 數百歲水脉大至率皆盈溢則又治古井之有泉者
 曰瑞石曰中棚曰義井曰清湖插井城之內外莫不
 足于水矣竊惟此邦懷蘓公之德逮今不忘既踵公
 舊規再治六井因訪求熙寧間舊本記文刻之井上
 而書歲月于其後使億萬生聚知是井之修蓋 又盧
 奉聖天子之命而遵蘓公之規守臣何力之有
 鉞重修六井記 六府以修為功而水居其一蓋生人
 所資以養有一日不容闕焉者凡邦

金坊集言 卷之四 三
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必有井焉以濟其日用飲食故曰井養而不窮杭爲東南一大都會左江右湖民物阜繁厥初因沙塘奠厥攸居故不難于得水然江之融液者常苦惡不若湖之爲甘且美也蓋江與海通波湖則受衆山流泉而滂之味之不同也亦宜唐刺史李鄴侯泌始作六井引茲水以足民用迨熙寧壬子陳公襄因其舊而修之元祐庚午蘓公軾又修之于以見六井者杭人之所利賴矧南渡駐蹕以來百司庶府六軍萬姓仰于水者視昔何啻百倍乾道間周龍圖滂詢民之欲踵蘓之規而深致力焉蓋百有餘年于此矣宋咸淳之六年太傅平章魏公任軍國重事朝廷清明官府一體彈壓輦下今時則易然也夫旣處時之易而復受任之久故衆廢具舉而功緒始及于井曰惠遷者溝底爲河泥不可食筮舊用木歲久輒壞乃培而高之復治石爲渠以尺計一千七百有奇表捍裏鋼旣廣旣深水始大至覆之巨石而竅其上用汲流溢而南至于金文橋之河舟者以漸焉民且饜水矣然猶慮衆流之合汗也乃浚受

水海以澄其源乃鑿別溝以疏其惡旁立神祠置守者遠汗漫也西井舊有亭宇徑毀不存今鼎新如惠遷以至相國南井大方小方水口之所自入莫不表而出之流福居六井之外于府治爲近其源自聚景園導湖灌輸後填淤成陸湮廢滋久乃自學士橋別開大港水脉以通他如衆河之支分派別壅者疏之狹者廣之石梁之圯者改造之隄岸之夷者培築之而又推本六井之攸始于是鄴侯之廟隘而拓之大卑而增之崇像設儼如塗釀煥如過者改視工告役備尹以修浚本末諗俾爲記鉞作而言曰人非水不生活水非井不甘潔在易井之六四曰井甃无咎修井也誠齋楊氏釋之曰大哉井之有功于斯人乎大哉修之有功于斯井乎尹能于剗裁之暇汲汲以修井爲務蓋得聖經賢傳之旨矣以余觀之井之爲井有二自天一生水而坎之中畫自乾來掘地九仞而得泉此自然之井也六井則異是穴平地以爲凹池取諸西湖而注之此使然之井也自然者修治易爲力使然者修治難爲功是役也其工大其費夥其利

于民也博法宜書尹明李旻西湖復石堰記武林諸
 姓潛名說友括蒼人山之水
 滙而為西湖西北際山東至錢塘湧金二門之城下
 瀕湖數千百家為稼為圃為池以蓄魚皆湖是資窮
 民用釣弋網罟之類衣食于湖者不可勝計餘波所
 及為六井為青湖河達于運河城外並湖之田千頃
 賴以灌溉湖之所濟利大約如此白樂天通石函蘓
 子瞻築石堰所以錘其源而接其流用意深矣石函
 之流細故曰藏水一寸可溉田十五頃每一復時可
 及五十頃此蓄洩之節度而溉田之數也若石堰則
 所堰有一定之則日夜常流其餘入于運河雖有霖
 雨暴漲不使驟溢以為瀕湖之害無餘則蓄而流之
 且以待石之洩函與堰固不可偏廢也後之人不深
 維其意壞堰而易之以板由是守者得以為奸漲溢
 乃靳而不啟旱則啟而竭之或謂因取貨焉為之病
 數十年于茲矣弘治丁巳監察御史吳君一貫巡按
 浙江以興利除害為已任予告之故君謀于都水主
 事姚君文灝亟欲復其舊適安福胡君道以進士來

知錢塘縣事遂以委之胡君詢諸鄉老相與求之故
 蹟地勢測水平定其高卑之準鳩工琢石不日告成
 瀕湖上下之人一旦獲享舊日之利而除其害莫不
 懽忻鼓舞頌歎功德堰成羣咸告予請書其事于石
 以示久遠予嘗以為樂天子瞻李長源王巨川諸君
 子皆古今所稱偉人其才識宦業類非尋常可及其
 在郡必汲汲于西湖者豈以游觀之樂足以動其人
 哉亦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特加之意云且數百年
 來郡乘書之民庶歌之詩人賦客題咏之至于今未
 已蓋惠利之浹于人心自有不能泯滅焉爾後之視
 今猶今視昔然則石堰之復其係于人心之恩
 當何如哉予郡人也樂為斯民道之是為記 又濬
 治西湖說 杭州之有西湖乃武林諸山之水所滙其
 已蘓公子瞻知州事因見葑草成灘湖水淺涸募民
 開掘葑灘即傍湖山麓所及築成長堤以隄東蓄水
 溉田作減水石堰比白樂天所記石函加大以殺西
 來水勢因以溉及瀕湖之田且為湖水蓄泄定規又

爲三石塔聽民分界種菱其下隄之西亦聽民分種菱菱收其課利爲濬治西湖之用當時言者効其志事游觀公私無利然近湖小民實得利便况湖水西來其勢高城二尺辛棄疾所謂決之可以灌城者是也今有大隄阻遏于前陂池羅絡于後用是水勢舒緩無復灌城之害蘓公之意深且遠矣其後呂惠卿繼知州事墮壞蘓公所爲隄岸然小民之業猶不廢焉至咸淳間洪濤潛說友相繼爲安撫使修復蘓公舊業自隄以西遂爲民間恒產如岳王墳供祀田蕩五十餘畝皆是當時所給其餘瀕湖六里之民有產者三百五十餘戶分門不啻千家廬舍相接桑柘成林墳塚纍纍宰木茂密且皆財賦重糧自宋至今未之有改洪武三年定湖蕩正糧每畝二斗七合爲則其抄沒官田多至六斗以上者有之十四年加辦翎毛是年始造黃冊各收入戶十九年又復丈量編號小民男女萬人養生送死身衣口食公私所需無不仰給于此近成化十九年巡視都御史劉敷按察使楊瑄用杭人通政何琮之言會同都布二司臨湖查

勘凡宣德正統等年圈築報稅者一切鋤而去之稅糧百三十餘石派之隄西有產之家代納追劉楊去任其人仍舊圈築報稅者一切鋤而去之稅之爲圖與說亦止言六橋以東蘓公濬治之處只今三塔猶存而葑草久積復成平灘湖水淺涸之時宛然洲渚橫亘湖中有司不能開掘除去蓋數十年于茲矣今視此不治乃欲破壞自宋以來已成之業折毀貧民之廬舍發掘久葬之墳墓千家嗷嗷哭聲振野仁人君子可不爲之憫念耶若云遊觀則隄東湖面千數百頃亦不爲狹若云溉田則今之湖水但欠深濬若云接濟運河并溉及上塘之田則昔人雖嘗有此言然未嘗深考地勢而浪言之爾杭州穿城四河東西南北城下水門四處各有源委與西湖不通出城之外乃合運河各河所受潮水及吳山諸源之水本自有餘城東大河今名菜市河者本從海寧仁和境上臨平湖而來一百二十五里入艮山門水門至城中斷河而止謂之上塘其市河合西河出武林門北通崇德百餘里謂之下塘卽今見行運河也中有三里

洋十二里洋洋水勢寬廣幾與湖等與西湖相隔數里西湖石函所泄但人新河至壩而止石函所泄至下湖古蕩而止雖東有小河又有清湖三閘兼阻二壩不知何以接濟運河之用又上塘比之下塘以猪圈壩視之高幾一丈不知湖水從逆流入河以溉夾河之田斯二端豈聖王之成規成化所行近年之明驗可不熟思審處而率意為之耶况事有次第則民不知擾作事謀始則後無悔尤今徒使無知之徒喧嘩不安有產之家惰于作業而有司告諭再三未得要領亦獨何哉蓋必有年月皆可查究而知治其正法其誰敢不服乎使當其事者果有誠心濟民必先掘除葑灘濬深湖水查明稅糧一切次第行之是與白蕪諸公之功業亦復何異何為致此紛紛云也昔王安石之行水利不恤人言呂惠卿之壞蕪堤怙勢妄作當時怨之史筆書之後世議之亦幾有明鑒矣倘欲合于人情宜于土俗以繼先賢之功業則鄙俗之說豈無萬分

黃汝亨化灣閘碑
聶侯治錢塘之五
 年士服教民戴德

吏不敢為奸下令流水沃焦潤稿所興除不可勝紀惟是茗溪居邑之西偏通雲溪太湖注于海沿袤百五十里為閘有五曰化灣閘者北注徑山南注天目承雙流之要衝焉水溢則闔旱魃則闢以隄以洩詎惟錢邑是賴蓋三郡邑利病所窺繫重矣朔始于宋淳熙六年重建自洪武而永樂間數橫决閘圯至淹沒郡國人民流散天子乃勅大司農夏公元吉繼大納言趙公岳會同三司詣勘修築三年乃竣迨正統十年復以衝圯民害尤烈邑令葉公宗衡申請事聞上勅少師空周公經再勘議動支廣豐倉米三千七百石有奇抽分廠木三千餘株築治如故詳碣中至今利賴之蓋百六十二年無患矣萬曆戊申夏四月天乃降割靈雨為災浹四旬不休五月塘崩閘復啟茗水縣注如傾三峽大浸稽天桑田為海下民其魚屋廬蕩折蒔種亡具啼號流散徧于四埜侯蒿目計拯而里諸生徐生懋升率父老徐夢麟陳地輩伏侯庭具陳利害狀侯感額曰赤子在溺父母之謂何且一勞永逸策之善也前事後師政之經也民將亡命

吾何愛項踵于是單車出郭門拿小艇行赤曝下涉
 巨浸凡旬日數臨患所與父老議謂閘不備塘胡以
 禦衝衝則易潰何以施築于是得衍義黃河築堤法
 用六尺竹筍千餘實之以石下柱水為兩股中填土
 而壘之高若干發公帑可得百金庾粟百石父老輩
 奮身董其事不期月備塘成舉伏地歡呼曰是溝壑
 也而登之場圃父母哉雖然亡塘患水亡閘亡以輸
 水則患旱焦爛之禍與淪胥等閘何可已侯乃復與
 父老輩議閘工必千餘金乃瞻顧災民不堪再浚而
 賦亡出帑藏且告匱侯慨然曰不聞醫家以血補血
 法乎小損大益先瘠而後肥于是量鄉都之鄰閘者
 凡八十里畝派五厘凡若干畝可得九百金民輸恐
 後又力請諸上官動支常平倉粟五百石凡材木伐
 石繕工取給焉不足則捐俸多方濟之又躬為勞來
 將作負輦者靡倦為亘而高者四丈培而厚者五丈
 濶而疏其兌若口者九尺甫一載餘而閘成矣父老
 子弟又舉伏地歡呼曰是役也水無虞浸旱無虞焦
 以隄以洩可桑可田非侯疇其又焉于是徐生恣升

率邑父老徐夢壁陳垣記其事而屬余以辭余覽而
 嘆曰惠哉懋哉世世永賴哉侯也而功視往者則倍
 何者往天子痾瘵下民至勤大司農司空諸重臣履
 畝興築而侯隻身肩之往經費罄司庾粟幾四千權
 木三千而侯半之往閱三載乃底績所勘議者再而
 候捷之利俸于百而三善溢于前人其憂殷其才
 敏達其入人深矣列郡邑所被潤澤豐美甚博
 侯其為大矣夫善無近名侯也有孚惠德以規
 百世民也碑已若夫請折停徵歲兩行賑活飢
 民瘞死人骨四境復業比于豐穰種種德政詳他紀
 中又奚綴焉為閘也碑用告來者侯名心湯字純中
 別號銘源豫章之新塗人登甲辰進士其辭曰若水
 之灣衝以雙流動決靜齋水旱為憂以塘以閘天惠
 我侯身先子來溝壑田疇昔在列祖拯溺拯然勞苦
 重臣動經歲年生民其億費亦溢千事半功倍侯若
 易焉惟天降割惟侯廸哲百年同功二賢合轍昔也
 有葉今也有聶鄭渠邵埭千載聶心湯濬湖芻議六
 爭烈澤國名山永不堙滅

則一議界址者非止官民公私之所域實開濬人夫
則財賦之所因也今南湖舊址上者三十二里久已
侵沒下者三十四里該一萬三千七百畝當傳院定
界時業已減去五千五百三十七畝六分止復八千
一百六十二畝四分今日三縣會勘傳院西界內亦
有七百四十畝五分一厘形勢最高力難驟濬惟丈
量六千九百四畝三分荒蕩五百九畝五分八厘一
毫立爲定基以定界分四至以一畝會計工力
之費則逐畝可以算人工限時日衆心各具一必開
之湖未有不爭先用命者若日上湖當復法也而勢
不行也與其併力而圖未有成之功不若小便立基
漸次進步俟他日物力充裕一併恢復未晚也夫疆
界定而興作可舉則錢糧當議矣一議錢糧夫大
興大役惟民力是視然枵腹行遠却步不前未有興
作動衆而貲費不先具者也今固稱訕乏乎余聞擇
利莫若重擇害莫若輕觀一遇災而至虧租賦厘蠲
助者動幾億萬則費小而利大何苦不爲矧以三郡
復一湖猶百萬夫而挽一車蔑不往者據見在查究

侵佃田地價銀及花利銀所濟無幾此外則如三府
縣倉穀或無礙入官賦銀或加編錢糧必先期設處
查解杭州府儲財備用然後不爲無米之炊耳錢糧
足而揮霍可施則人夫當議矣一議人夫夫人情
好逸惡勞每難慮始况非常之原黎民懼焉以所懼
投所惡即使知爲逸道之使不樂赴也然而子來之
民鳧藻之士豈有他奇要之不過熙穰爲利耳今錢
糧既備工食可給則當有坐派之常夫有召募之應
役酌議每日餘杭安樂鄉十六里派夫四百名錢塘
欽賢等鄉派夫六百名使有常趨事而後召募繼之
汰其老弱留其精壯俱發委官置簿稽查惟錢糧則
須縣正官親散以杜刁尅財裕夫集何事不舉而後
可議委任之人責成之要一議委任夫與瓢必裂
築舍無成此不專任人之過也樹的以行射則罔不
赴矣仗劍而行誅則罔不懼矣今浚湖豈一手一足
之力哉指授方畧稽察勤惰有臂指相使之義焉附
近縣正專之錢餘二縣水利官或添府能首領一員
分佐之風力府佐一員半月一次勘覈之而本道總

其成然佐領耳目精神亦難周遍又當二縣各僉者老十名分領夫若干名各置一簿每日將所督過工程登填查考勤者獎惰者罰鼓舞趨事事竣呈詳本院分別賞罰夫人心競勸而後可議荆立之規消土之法一議規制夫規制者非立形勝後遊覽蓋期一勞永逸為三郡垂永賴也湖下取土土將日積不憚于挑運安所得空做之場以置此土計莫若將沿湖所濬者置湖堤傍因其勢而增之使高使濶至中央則相水勢之迂迴由南向北築一橫堤中分三橋塊用大石甃砌而傍種樹以防餘土傾坍妨西湖六橋之制通水道便行人往來其積土多而無用者擇一隅空缺處堆作丘垤則土不難于消運而水亦有脈絡之可尋矣湖浚工成民生有賴而後可議善後之策一議善後夫事固難于經始而善每墮于守成今日之湖已非昔日之湖焉知開于今日者不可復塞于異日乎惟有立不可移之界石樹碑道前築不可滅之滾壩官募守役嚴禁吏書賄佃之弊遷徙丁徐盤踞之奸盜掘而重懲之無憚富豪年久而小

濬之無徇偷安而公帑無計每年湖中有水或可收取魚鮮等利少助疏濬修築之費但此湖向專官管理致啟奸豪占佃該縣典史空閑加以看理南湖名色以此註考殿最亦責有所歸耳

康熙二十四年巡撫趙士麟采錢塘裘炳泓議力主開濬城河泓捐貲首倡士民咸助遂屬州縣官吏開濬自清河閘至鹽橋河武林閘破倉橋開至大河口自梅家橋開至過東橋回龍橋開至中宮橋候潮水門開至過軍橋自武林水門至破倉橋教場至杜子橋又正陽門外開至鉄佛寺橋湧金門外開至清波門外梅東高橋至鹽橋破倉橋至貢院東橋河道濶

狹并各橋塊悉照舊址兩岸河壩甃築堅光建立石碑禁居民淘夫傾撥汙泥自起工至迄工六閱月而畢事浙民德之爲建留清亭于孤山四賢祠之右翰林邵遠平爲記康熙二十五年巡撫金鉉易鹽西小河平橋重建高橋計十處以通舟楫民尤便之

錢塘江子塘 錢江之水昔稱浪屋濤山濱江居民室廬田園所恃以無恐者賴此一帶子塘之保固耳塘潰則民有其魚之嗟塘成則戶有安瀾之慶實闔郡生靈命脉所關匪僅便行人免病涉已也自錢武

肅王築塘以來宋自大中祥符至嘉熙凡七修築明自洪武迄成化凡八修築中間冲決不常大約皆隨時補葺未有一勞永逸之圖也歲丙申霪雨連綿江水暴漲怒潮衝刷自徐梵二村以至轉塘壞數百餘丈不惟行人苦之而附塘之室廬田園皆岌岌有不可保之勢今

制憲覺羅滿公入

覲經臨測然念之首捐清俸會同

撫憲江西朱大中丞檄委杭守山東張公庀材鳩工

及時修築

大方伯河南段公仰承 兩憲之心力爲任之共修
七百二十餘丈用過料工銀六千八百七十兩有奇
經始於康熙五十六年十月十一日竣工於康熙五
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不動民間一夫不數月而告
成功焉一望康莊不惟行道坦坦民未病涉而濱江
之人歡聲載道咸以爲繼自今乃有田園室廬之樂
偉哉功不在大禹下也至於三郎廟之子塘尤屬險
要三築之績用弗成

段大方伯躬親履勘相度形勢指示方畧鳩工選石
縱橫築砌每層鑿石眼貫以木梢合五六塊石爲一
塊石以重鎮水勢而於合縫豎立之處俱用鐵錠扣
之使水不得滲入蓋又總合二十丈石爲一塊石矣
是以洪濤巨浸當之而殺其勢水無衝決民樂安居
亦大費經營之苦心矣故並其修築之法備載於左
以示後之留心民瘼者

段大方伯修三郎廟子塘法 此塘修築三次不成
後用一縱一橫遇縱每層將石鑿眼貫以木梢合五

錢塘縣志 卷之四
六塊爲一塊以重鎮水勢也又恐水入縫再每層合縫處用鐵錠橫扣又慮面前水入豎立處用鐵錠一尺一錠上下扣住總合二十丈石爲一塊石也其石條交搭處卽以本石扣筍合縫共塘二十丈用工料價銀千金

論曰言水利於錢塘必首江湖江利小而害大湖害少而利多而言今日之水利于江湖江則必先講捍禦潮害之方湖則必先言疏濬葑淤之法所謂捍禦之方者何凡海有潮而獨甚于錢塘茫茫巨浸風水

相薄遇赭龕一山忽束其勢由廣入隘怒氣震撼東西激蕩則奔雷擊電無足怪也古人憂民之深慮患之遠故築塘以捍之而又棄數千里之沙地恣其泛濫而緩其性常考郡故城去江數里今北之夾城及南之城頭巷皆當時故城也自張士誠改築昔時斥鹵之地盡爲民居城外亦皆市廛或爲桑田去江不百步許矣自吳越王迄今八百餘年傾決不常宋自大中祥符至嘉熙凡七修築明自洪武迄成化更八修之自是百有餘年不聞崩潰凡此前哲皆因錢氏

舊址而增加之故爲力易而費省若盡去其故蹟施功愈難又况頻年以來赭龕亦爲沙土所壅潮更徙而之北滔天之勢包定二山沒入浪花如綫一塘安能抵拒又或於潛臨安諸山洪水暴發頃刻千里颶風助其狂瀾暴雨佐其駭浪閩商海賈艤幢巨艦漂沒沉溺者無限害漸加于昔矣况茅山一河南接江湖東合鹽官其流甚淺而水又苦鹹不利田畝所謂害大而利小也所謂疏濬之法者何佳山秀水風景不殊也唐宋諸賢之籌畫其文章言語至今可誦也

然而宋與唐異明與宋異

國朝又與明異其故何也李鄴侯六井樂天時已修之東坡重修之今則名存實亡古蹟莫考而城中之井更多于昔其不同者一宋人言西湖較城高二尺許故有水可灌城之說卽開水門引湖入城以達中河復有明溝暗瀆以通灌注城外則有石函堰閘以時洩而今郡城數火瓦礫增高民間往往掘地丈餘有得宋石碑者支河所在半屬民居淤塞其不同者二城內中河僅通舟楫而石堰之利海寧實賴之夏秋

苦旱又爲南權商課所阻則所云每減一寸可溉田十五餘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大相刺謬矣其不同者三昔之西湖圍環三十餘里今自南至北盜爲陂池田畝自東而西半屬僧廬苑囿六橋之裏葑蔓不除一綫之水纔容漁艇而豪強侵之村愚又佃之寸量尺度湖心一面不過五六里耳其不同者四唐末宋初杭郡人少風猶淳朴宋南遷後爭務繁華商賈流民咸集茲土湖山佳麗但供玩賞罔知利弊其不同者五地形之高下旣分而溝澮之故蹟莫辨

則經理難支河壅蔽中河之水復抵閘壩而止開濬之工未興紛擾之議先起則委任難沿湖之侵占不已湖內之葑草歲滋湖面淺狹則上流水發湖不能受而安能洩下流未通湖無所往而何能容故旱則井先龜拆潦則陸地魚游誠非開濬不可矣然而畚插未施工費無策而民間外盜內虛

國賦之徵收多欠則措置難勢豪之占膏腴自故明已然當時雖屢遣大臣不能清革今且轉相授受悉爲恒產名登里冊增入稅糧欲拓而清之勢必不能

則強力難且夫地方利病必久于其任者方能興除
今上臺非無愛民之心憂深慮遠之計而條議未成
先籌公費又或不久遷擢鮮克有終而去而小邑下
吏位卑才短不能爲度外之舉雖白傳之石記猶存
玉局之五不可廢仍在沈守正許敦仁之經濟鑿鑿
而時異勢殊亦難之又難者矣以今日之情形度之
滄海桑田之勢危然目前然而西湖一隅猶可相其
遠近而斟酌之錢邑上承南湖遠接茗溪而以吳興
爲腹太湖爲委者也必上濬南湖使受茗溪之水而

有所蓄下疏太湖使導吳興之水而有所歸更開西
湖以通其脉絡亦庶乎其可也古西門豹名信臣果
何人哉亦爲之而已矣若夫

聖天子威靈所及懷柔喬嶽允猶翁河奚難使海不揚波
而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也哉

錢塘縣志

卷之四

三

